

或许,世界上只有我们中国有阳历年、阴历年之说。在咱这方水土地,每到二十四节气之一的“冬至”时,就常听人说“冬至十天阳历年就要到了。”这一句话里,就涉及到阳历年、阴历年(冬至)两个年的理念。



可不是嘛,翻开日历一看,公历12月7日,大雪这个节气过后,12月22日(农历十一月初五)就是“冬至”了,再过10天,就是2018年的元旦了,一点不错。

说起这个事来,还真有个历史渊源。在从前,我们的先辈们是只过一个“年”的,就是现在的传统节日——春节,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阴历年。它是古人认识自然、驾驭自然的智慧结晶。相传天地形成之前,宇宙是一片混沌,盘古开天辟地,将混沌一分为二,即天为阳,地为阴,从此有了阳和阴的概念。之后,又把这两种属性,更具有、形象的称为二种气——阳气、阴气。先辈们按照这种人文现象分解出了春夏秋冬四时和十二月令,用来纪年、纪季、纪月,继而又发展出“天干支支”的说法。这“天干”指的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指的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此后,又根据“天干”的属性把:甲、丙、戊、庚、壬定为阳。乙、丁、己、辛、癸定为阴。根据“地支”的属性把:

子、寅、辰、午、申、戌定为阳。丑、卯、巳、未、酉、亥定为阴。再后来,古人们把这种认识广泛的运用到了农业、军事、医学等多个领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旧历年亦称阴历年应运而生。后来的所谓农历、夏历



都是指的阴历。时至今日。说过年就意味着指的是传统的阴历年,农村人还常有人说“年时”怎么怎么的,“头年”怎么怎么的,都是按旧历(阴历年)说的去年。一年中的二十四节气以及“一六、二七、三八、四九”集日,还在一直沿用着阴历的时日。说到过年,很多人的第一印象还是阴历(旧历)年至于阴历(旧历)年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在人们的印象中的如此根深蒂固,至今无一定论,多是一些传说。说“年”是一种凶猛怪兽,每年腊月三十,窜村闯户吃人。一天,“年”在路边草丛虎势眈眈,伺机猎物。两牧童赶牛下山时,见状,立即鞭打牛赶快下山,哪知鞭子啪啪一响,那“年”竟撒腿逃窜,这“年”逃到另一村时,见一家门口晒着一件红色衣服,它不知何物,便又望风而逃。后来,这“年”又到了另一村,朝一户人家门缝里往里一瞧,只见里面灯火辉煌,刺得它头昏眼花,只好夹着尾巴悄悄溜走。由此,人们摸准了“年”的弱点,它怕黑、怕红、怕光,从此也逐渐演变成了防御办法,诸如鞭炮、红春联、红蜡烛之类。每到过年,这些东西都成了吉利的象征和过年的风俗。还一种传说,在定阳山下,住着一位叫万年的青年,一天,

他上山打柴在树下歇息时,发现树影的移动,可计算出一天的时间长和短,他先研究出了“日晷”,后又为克服云阴雾雨无法测定的缺点,进一步研究出“五层漏壶”,他通过测日影、望漏壶,总结出每隔三百六十多天,天时的长短就会从头上再重复一遍,最短的一天在“冬至”。不久,他带着他研究的“日晷”和“漏壶”去见天子,天子听了万年的介绍,大喜。即令在天坛前修建日月阁,筑日移动台,并拨十二个童子侍候万年制定历法。后来,封为万年为日月寿星,并把太阴历定为万年历,亦因春为岁首,称为春节。还有第三种说法,即玉帝定下的过年的规矩。传说,夏王治世、黎民安居乐业、国泰民安、丰衣足食。可是不知过了多少年的后来,战乱频繁、民不聊生,世道变得

荒乱起来。此情,被天上的玉皇大帝知道了,便派弥勒佛下来治理。这个弥勒佛来到人间后,第一件事就是让人们过个痛快年。叫大家吃好、穿好、不干活。人们根据他的意愿,整天赶集上店办年货。不光如此,还要把各路神仙都请到家里,香箔纸金果,放鞭炮、吃喝玩乐、上坟祭祖,走亲访友,相互祝贺……。表面看,这样人间真的太平了、富了、黎民幸福了。此时,玉皇大帝拨开云雾、俯视人间,果真看到一片繁荣景象,自然是高兴。然而过了几天,到了正月初五,天刚蒙蒙亮,他忽然听见姜太公的老婆(她是专管茅房粪土的脏神)跟大肚子弥勒佛的吵架声。经了解,方知是因为大年三十请神时,忘记了她。弥勒佛

一再劝说解释不下,只好承诺当日(即初五)为她补请一次,这也就是民间说的“破五”的来历。一晃半个月过去了,玉皇大帝越想越不对劲,便召来弥勒佛喝道:“我叫你掌管民间诸事,谁叫你尽让人们吃好的,穿好的,不干活?”弥勒佛笑嘻嘻的说:“陛下息怒,你要我管人们的吃穿住行,可没有叫我管干活的事啊。”一句话说得玉皇大帝哑口无言。最后,玉皇大帝只好说:“这样吧,三百六十天,只能有这样吃好的,穿好的,不干活这一次,开春后就要下地干活。”由此,从那时便留下了三百六十天只过一次年,也就是4000多年来一直传下来的阴历年——春节。

阴历年的由来,恐不只以上三种说法,或许还有其他别的版本,但无论哪种说法都是传说而来,并无据可考,这也算无据的依据吧。多年来,它已在人们的心目中扎下了根,成为了三百六十天就有一个祝福、吉祥、欢乐的节日,人们也一直管这个节日叫“过年”。每当到了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贴红春联、燃放鞭炮、点红蜡烛、穿红衣裳,以“红”为吉利的象征,并有“扫尘”、“年画”、“守岁”、“拜年”等习俗。

至于阳历年的由来,也有一个过程,据史料称,早在“五四”运动时,孙中山先生参国际惯例,就至

张援引阳历,以适应国际外交之需,曾提出实行历法改革。1912年1月1日,他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的第二天,就向全国正式发出改历的通电:“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十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由于通令发布时元旦已过,所以通令又强调:“定于阳历正月十五日庆祝新年。”这样,全国历史上第一次过阳历年是1912年1月15日。是日,全国各地张灯结彩,城市中的“各商号更皆闭门停止办公”,以示庆祝。

1912年的这次改历,在一段时间内,由于多年传统纪年的影响,很多人不习惯,接受起来不够自觉,甚至说什么“新历之新年、系政治之新年;旧历之新年,乃社会之新年。”尤其在当时的农村和民间,反响更为强烈,所以当时社会上一直是新旧历参用,人们一年中过两个年,即阳历年,旧(阴)历年。直到解放后,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为了区分阳历和阴历两个“年”,又因一年二十四节气的“立春”恰在农(阴)历年的前后,故把阳历1月1日称为“元旦”,即阳历年,而农历(阴历)的正月初一正式改称“春节”。春节不仅放假,还保留了一些过去的民间习俗,但也删除了一些带有封建迷信的活动,又增加了不少新内容,使“春节”赋予了一些符合时代精神的气息。一年一年过去,阳历年逐渐呈现出主流地位的势头。

作者系县人
大常委会
退休干部

我帮爷爷拉锯

◎田邦利

爷爷是木匠,上个世纪50年代末,我在村里念小学,放了学常常帮着爷爷拉锯。爷爷把打好墨线的木料横着松松地捆绑在一条长条凳上,让长条凳侧歪,同时让木料的下头向着凳面的方向叉开,斜着截地,松着的绳子就绷紧了,长凳和木料半空里相互抗着,支成一个三脚架。下午放学回到家,爷爷就招呼我拉锯。

爷爷在凳子面一侧站着,一脚踩地,一脚蹬着要解的木料。我在凳子腿的一侧,和爷爷对着面席地而坐。爷爷左手大拇指和食指指着墨线,握着锯条,右手架着锯,让锯齿循着墨线轻轻入木。锯齿入了木就开始拉锯。爷爷嘱咐我:“坐正,将锯架平。”

爷爷拉上锯,我拉下锯。爷爷往上传,我往下拉,哧——,哧——,一上一下,一锯一锯地拉,锯齿啾啾地吐着锯末,锯条徐徐下行,木料就依照爷爷打的墨线给解开了。将木料解成木板或是木条之后,爷爷就刨光,凿卯,开榫,将木料做成各种家什,拿到集市上换钱,用以维持生计。

爷爷非常珍惜木料,一块木料能多出一页板就多出一页板,能多出一根掌就多出一根掌,从打墨线到用锯,爷爷都是精打细算。木料不同,用锯不同,锯口大点小点,都是要考虑的。锯口大了费料,锯口小了夹锯。我帮爷爷拉锯,解的都是一些小木料,解大木料爷爷不用我,我也干不了。

一次在村里和爷爷拉锯,外边小伙伴们围着,心猿意马,恨不得一下子把活儿干完,我就使劲地往下拉锯,结果拉跑了锯(锯偏离了墨线)。爷爷批评我。我却不以为然,心想不就是跑了一小段吗!爷爷说,不是一小段的事,是一页板的事,这个地方凹了下去,整页板就得依照这个地方刨平,费了功夫又费了料,厚板成薄板了。记得一次拉锯时,爷爷先是指着一条墨线对我说:“照着这条墨线拉。”爷爷所指之处,紧挨着有两条墨线,一条打了叉号,一条没打叉号。照着哪一条墨线拉?坐下来,开始拉锯了,我却搞不清了。这时我想到了自己的作业,不管是用石笔写在石板上的,还是用铅笔写在纸上的,写错了的老师都给打上个叉号,打上叉号的就得擦掉,再另写。这墨线?这墨线也该是拉掉这打了叉号的,拉掉了,也就是擦掉了。于是,我就相当然地上锯往打了叉号的墨线上靠。这一靠,锯条在木头里别着,不走正道了。爷爷感觉不对劲,停下来一看,指着那条没打叉号的墨线说:“不是让你拉这条墨线吗!”

我疑惑地和爷爷说起老师在作业上打的叉号。“一样的叉号,咋不一样的事呢?”我问。爷爷想了想说,是一样的事,这打了叉号的墨线就是该擦去,木头上的墨线不好擦,就不擦了,不依它下锯,不用它就是了,过后用刨子一刨就没了。

爷爷的话我一直记着。当教师了,给学生批改作业,我还常常想起那打了叉号的墨线。

作者系济阳一中退休教师

故乡轶事之老屋记忆

◎李玉华

三姐从小是“假小子”,爬房上墙最是无敌,她姥来我家,买来热乎乎的包子,三姐放在手里不舍得吃,大姐嫌她磨蹭,没好气的推她一把,包子掉到地下了,心疼的三姐大哭起来。她姥来了,孩子们却打打闹闹,不给大人长脸,父亲抬手给了三姐一个耳光。而三姐竟然没有哭,推开老屋吱呀的门,跑了出去,我惊呆了,脑子一片空白。父亲对我喊:“快去追姐姐。”我紧跟着跑出老屋,上气不接下气,紧紧抓

不停地挖掘、捕捉那些地下的或地上的各类文物的信息和秘密。在披露考古信息和书写考古论文中以抒己见,以展才华,以不断提高造诣和才干。这一次,通过志书的记载,通过地下丰富多彩的实物。通过那些巧妙的设计,那合理的布局,可进一步考证出清代园林艺术、建筑艺术的水平和特色。同时,他对黄河决溢之水在这园中形成的沉积物、沉积土层以及掩埋地下的竹木植物所产生的物理的化学的变化;对于这一方百姓的生存贫富等形成的影响;广阔远之于中国5000年农耕文明所产生的影响,他都好奇满满,都纳入了未来研究的课题……

而马有怀关心的则是这祖上御马园的实有性和传奇性。这本身就是一种宝贵的资源。想想啊,谁的太爷爷的太爷爷救过驾?而且还会一套绝门的盖世的齐眉棍。谁的祖上建过那么辉煌的御马园,得到过圣上那么大的赏赐,而且惊动了两个省的官员和富豪。更为惊人的是这座被大淹没多年、沉寂多年的园林不经意间竟在自己养牛场的地下重建天日了。这一定是主的定夺,这一定是祖上有德所致。他庆幸着在自己面临抉择,时值转型的时候,那座梦幻般的御马园出现了,这



按着此法,他们间接地在地上挖着。后来他们挖出了那埋在淤泥之下的假山,石桥、石柱、石墩、石凳、石板,挖出那些花草的树木的动物的残屑残骸……望着那些遍布满园的地下遗物,望着那些精美的砖雕石刻瓷器,想象着当年这里曾经的生机勃勃,曾经的辉煌,马有怀眼睛湿润了。难道世上真有这么巧的事吗?他的牛场竟建在传说中的先祖的御马园之上。那该是老马家多么风光的一件事啊!那该是黄河北岸多么美好的一幅画面啊。可惜古时没有影像制作技术,不能再现当年园景。一切只能留在想象之中,但这足以令人骄傲,又足以令人后遗憾。

那个经验丰富的王馆长同样露出了兴奋的神色,他对马有怀说了句:“你先清理着,俺回去翻翻志书,这里很可能就是你祖上御马园的旧址,俺再细考证考证。”说着他同两个公安同志匆匆离去了。

翌日一早,王馆长风尘仆仆赶来,他非常肯定地告诉老马,“没错,这里就是两百多年前你老马家御马园的旧址。”说着,他将从旧县志上抄下来的一段文字交给他。但见上面写着:“济阳为齐故壤,漂淡所经,建置在天金台间,志载孔

子闻韶在此。邑距省仅百里,而近礼教之彬雅,物土丰厚,风景河山宛然在目。昔有马四者国朝中京城救驾,获赠甚厚,圣天子乾隆赐宝马及元青花、紫檀根等,以褒忠义。四回故里,直隶山东布政使率众恭贺,后促建御马园开园助兴,成一方盛景,成一段佳话,特记之,云云……。”有证可察,令人高兴。马有怀非常感激地与王馆长握手致意,并十分钦佩他的勤奋治学的精神。

接着,马有怀递给王馆长一根木棍和一对花瓶,那王馆长眼中一下发出光亮来。他拿出那木棍掂了掂,又用鼻子闻了闻。他向马有怀要了杯白酒,从木棍上刮下来一点木屑,浸进酒里,那木屑便呈现出一道道血红色的丝绦。是真正的小叶紫檀。他自言自语,又像是众人说着。他又接过那对花瓶,眼睛睁的更大了些。他一眼看出那是真正的釉下彩元青花。这是他目前为止看到的最好的元青花。只是看到“萧何月下追韩信”那只瓶口上有一个小小的缺口,并向下延伸出一小点裂纹儿,又心疼的嚷着:“太可惜了,这损失太大了。”

马有怀告诉他,这三件宝物是马家人历经千辛万苦,东埋西藏好不容易保存下

来的。据老辈人相传,大清朝自嘉庆到宣统年间,每个朝代都有人追寻这些宝物,更有甚者连那死后的汗血宝马的尸骨也



曾有人打听,并想重金收购。闹鬼子时,日本人来马营村闹腾过,逼问过,“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们三天两头的跑进马家追查这些“封建”的“四旧”的东西。他们一



掖中碰破一点儿,这不就残了一只吗。王馆长哪里沉浸在对马家御马园的传奇故事中,沉浸在鉴赏稀世珍宝的快乐之中。他的职业习惯就是不停的考证,不